

出版学建设丛书

中国出版文化史

[日]井上进 / 著 李俄宪 / 译



*Zhongguo Chuban
Wenhushi*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出版文化史

[日] 井上进 / 著 李俄宪 / 译

*Zhongguo Chuban
Wenhua Shi*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出版文化史/[日]井上进著;李俄宪译.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6
(出版学建设丛书)

ISBN 978-7-5622-6082-0

I. ①中… II. ①井… ②李… III. ①出版事业—文化史—研究—中国
IV. ①G23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94507 号

Chugoku Shuppan Bunkashi

Copyright © 2002 by Susumu Inoue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in simplified characters arranged with University of
Nagoya Press through Japan UNI Agency, Inc., Tokyo

中国出版文化史

[日]井上进 著 李俄宪 译

责任编辑:何国梅

责任校对:王 炜

编辑室:对外合作部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电话:027-67863280/67863426(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www.ccupress.com>

印刷:武汉鑫昶文化有限公司

字数:327 千字

开本:710 mm×1000 mm 1/16

版次:2015 年 2 月第 1 版

印数:1-1500

封面设计:新视点

封面制作:胡 灿

电话:027-67867370

电子信箱:hscbs@public.wh.hb.cn

督印:章光琼

印张:16.25

印次: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9.00 元

敬告读者:欢迎上网查询、购书;欢迎举报盗版,电话 027-67861321

出版说明

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随着出版业的发展,出版学研究日益受到学界和业界的重视。为了进一步推动这门学科的发展,为学科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们特组织策划了这套“出版学建设丛书”。为了体现丛书的建设性,除了推出国内的出版学(包括台港澳地区)的研究成果以外,我们还将适当吸纳国外出版领域的一些研究成果;在内容上,除了注意出版理论研究、出版史研究外,还兼顾出版实务研究。在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原则指导下,这套丛书在整体上不一定按严格的体系性设计,但我们期望每一本都有一定的特色或在某个领域有一定的创新。丛书从二〇一〇年起陆续推出,我们希望经过十年左右的努力,逐步形成规模,产生影响,切实为出版学学科大厦建设增砖添瓦。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



前言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如果说即使一木一石都有着久远的历史的话,或许会有些夸大其词。但是,在这样一个悠远的文明面前,即使当方便面广告宣传中夸张地赫然出现诸如其在中国有“四千年历史”之类的词句时,也不能就此笼统地轻下断言,认为这有些荒诞无稽。如果我们要探究“拉面”“面条”的起源,大概可以追溯到公元3世纪的西晋时代。当时出现的“水引饼”发展到唐代就演变成了“切面”,到宋代就变成“面”了,那就是:“水引饼”至宋代又发生了重要演变,最终成为现在所说的“面”了(青木正儿著,《华国风味》,“馄饨之历史”)。换句话说,“面”即使没有四千年的历史,但至少也有两千年左右的历史了。

从远古时代起,中国文明便开始萌芽,发展成为一种高度文明并绵延至今。从这一意义出发,就算只以拉面为例,如果认真地去研究的话,恐怕也会得出相当夸张的结论,更遑论书籍的历史、书籍文化史了!仅从书籍是人类知识和智慧的结晶这一层面上讲,“书籍”这个词汇的意义本身就已经非常独特地、真实地反映了中华文明的特质。

在中国以外的其他地方,还能找到产生于两千多年前,既不是记录也不是文章的、真正意义上的书籍吗?近年来,随着考古学的不断发展和考古挖掘的不断深入,我们偶尔也能看到那些曾被当作陪葬品的古书重见



天日。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偶然性，正是因为两千年前个人藏书，尤其是权贵阶层内部藏书已经形成。此外，对国家藏书进行系统分类和目录编撰的工作也在两千年前就已经开始了，而且至今未断。这种国家书籍文化独特且绝无仅有，彰显出中国文化令人难以置信的深厚底蕴。

纸、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并称“中国四大发明”，其中就有两大发明与书籍有着直接的关系。换句话说，在书籍史上，中国在一段时期内一直走在世界最前列。说到这里，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件发生在我朋友身上且个人觉得很有趣的事情。我的这位朋友在美国某大学逗留期间，恰逢该校引以为自豪的藏书展示会。朋友看到那里堂而皇之地陈列着15世纪，特别是15世纪后半期的摇篮期本、欧洲最初期的印刷本。同来观看的一名中国人自语道“明版的吧”？15世纪后半期相当于中国明代中期的天顺、成化年间，中国当时的刊本大多是古版、善本等，不过也并不足以造成特别大的轰动。比起宋元版来说，摇篮期本充其量也只能算得上明版而已。就是说，欧洲印刷本尚处在摇篮期的时候，中国早已步入了成人期。

中国纸张和印刷术的诞生孕育了欧洲印刷术，尽管这一点在欧美得到了广泛认可，不过直至20世纪也还是有一些学者否认这一观点（J. Needham 著、山田庆儿译，《东西学者和工匠》，“科学的单一性”）。关于纸和印刷术的西传问题，在卡特撰写的、堪称现今经典著作的《中国印刷术》（戴内清、石桥正子译）中有相关说明。不过，即便是在书物史上一直走在前列的中国，现如今对书籍文化、印刷术发明之后的出版文化的研究也只是刚刚填补空白，尚停留在极为低级的阶段。

10世纪后半期开始，宋代进入木版印刷本时代，营



利出版盛行,书籍广为普及。对此,一般的中国史概说中也都是这样记载的,似乎也的确是。但事实果真如此吗?所谓刊本普及是指宋代以后抄本退出舞台、印本闪亮登场并统领书籍世界。而营利出版之所以盛行是因为身份地位不再制约当时的人们,任何人只要拿出足够的钱财都能够如愿得到想要的书籍,而不论是什么样的书籍。可是,从常理上来说这似乎是不大可能的。那么我们又该如何去理解宋代刊本“普及”的实质意义呢?然而,即便是如此简单而朴实的问题,迄今为止的研究成果也还不一定能够给出一个满意的答案。

事态演变至此,原因又何在呢?首要的问题是时间之短、研究之浅。欧美人不能够完全理解中国传统文化、文献,缺乏亲切感和认同感,这一点毋庸赘言。即便是能够深刻理解自己文化的中国人,甚至虽然在理解上不及中国人但却较易接受现代意识的日本人,对于作为近代史重要部分的中国史研究也只有很短的时间。如果把我国的内藤湖南、中国的王国维等学者算作这方面研究的开山鼻祖的话,也不过仅仅只有百年的历史。这并非仅仅只是书籍文化史乃至出版文化史的研究现状,也是中国史研究的整体状况。事实上,中国史就如同一个秘密王国,蕴藏着无尽的未知数。在这些未知之中,以书籍文化史、出版文化史为对象的研究又显得尤为滞后,至少相对于政治史、制度史、法制史亦或社会经济史可以这样说,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在传统学问中,政治史、制度史、法制史亦或社会经济史都是与政治息息相关、极为实际的学问,因而自考察、叙述传统史学至今,并不是以近代以来的史学观点为基础的。以本纪和列传为主干、附以各种志而成的正史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本纪和列传可以说是借



助传记的政治史叙述；志则分为职官志、选举志、刑法志、食货志等，前两者等同或类似于制度史，刑法志和食货志则分别近似于法制史、社会经济史。即便是文化史，在传统史学中也很难找到完整的叙述，更不要说书籍乃至出版文化史了。再来看正史，虽说文苑传、方技传分别与文学史、科学技术史相关联，艺文志与学术史甚至是与文化史全盘相关联，不过就今天的研究状况而言，那些只不过是辅助史料而已。可是，在书籍、出版文化史的相关叙述中，即使是辅助史料也找不到。换言之，书籍乃至出版文化史是一个极少能够依赖以往历史叙述的领域。

以往的史学研究对现今研究所带来的影响并不是仅限于此。正如前面提到过的，中国在两千年前系统地对图书目录加以分类，坚持目录编撰工作，并形成了中国自己独特的一门学问——目录学。该学问的理念就在于通过记述图书目录以描述学术的整个变迁过程。不过，它只是借助于目录这种形式，书籍的分类、解题，教材的甄选、校订等就自然而然成了主要内容。从其实质来说，目录学促进了校对学的发展，被称为目录版本学。在中国传统学术中以书籍作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学问也就是目录版本学了，类似于现今的书志学。如今，它已日臻成熟。

已然成熟的目录学极大地限制了近代书籍、出版的研究方向。显而易见，目录版本学最重要的研究对象就是高质量的教材，就是与原本相近、脱误及后世改动较少的古本和善本。相对于较散乱的原本而言，新版本因其极具特色的摹印以及版刻、抄本（书写）等被人们视为文物，成为一时的话题，不过这也并没有对版本学的要义带来影响。加上它只是针对部分书籍进行的相关版



本研究,因此对书籍、出版文化整体,对变迁过程以及社会和学术的现实状态几乎也不会造成影响。至于目录学的研究范围,在近年来在中国陆续出现的出版史、印刷史类的书籍中可见一二。书中所述基本上就是将个别版本,尤其是和善本相关的记述前后连贯起来,并不加任何具体的分析,仅仅只是对出版整体状况及其与社会关系的枯燥而平板的概说。

本著跳出以往目录学所设定的怪圈,意在探索书籍乃至出版的整个历史变迁过程。在“有着难以置信的深厚底蕴”这一考察对象面前,笔者深感力不从心、勉为其难。但是如果能够打开新的突破口,不管最终结果如何,毕竟尝试过,亦可自慰吧!虽然全书名为《中国出版文化史》,但是,因为“前编”部分主要涉及的是写本时代,在查阅刊本出现之前的历史时,原本打算匆匆收尾的部分却一发不可收,用中文表达的话就是“鸡肋”吧,食之无味而又弃之可惜。其实也可能只是“赘疣”(赘瘤、无用的东西)罢了,如果能够得到诸位的谅解,笔者将深感荣幸!



目 录

前 编

第一章 书籍的成立	3
书籍的定义	3
著书	4
藏书	6
读书之学	7
第二章 封建王朝的秩序与书籍	10
焚书坑儒	10
余烬的书	11
书堆积如山	13
汉朝毁灭了经书?	15
专门之学	17
《史记》与汉朝	18
第三章 封建王朝的黄昏	22
再建的封建王朝	22
藏书之难	23
博学	24
需求的高涨	26
2 世纪的图书概况	27
第四章 表达自我的文章	30
新世界的主人公	30
因著作而不朽	31
剽窃·托词	32
经、史、子、集(经文、史书、诸子、诗赋)	33



玄儒文史	35
音乐·书籍·酒	37
第五章 贵族藏书及其相关秩事	40
喜好图书	40
晋代的藏书	41
家有文史	42
抄书	44
王羲之的慷慨	45
洛阳纸贵	46
齐梁朝的纸张状况	48
关于书店的出现	48
刘勰与颜之推	50
第六章 新旧相克	54
科举	54
考试参考书	56
《唐韵》和《玉篇》	58
印本及书肆	62
世界的广阔	65

本 编

第七章 印本时代启幕	71
雕版印刷正式登场	71
版本大备	73
纸和坊刻本	74
建本	75
读者	77
苏轼和出版	79
第八章 士大夫和出版	83
进士的声誉	83
政治性出版	85
伪作	87
自著出版发行	87



出版管制	89
坊刻规制	90
“版本大备”是好事吗?	91
第九章 民间出版从业者	95
刻书·卖书	95
出版商·书商	96
临安陈氏	98
私刻	100
士大夫的营利出版	102
第十章 特权书籍	105
官刻与营利	105
官刻难求	106
国家出版物	108
宋代印本	110
藏书法	112
宋代的藏书情况	113
第十一章 朱子学的时代	117
出版匮乏	117
匮乏加深	118
玩物丧志	121
正学	123
书祸	124
第十二章 出版之冬	127
通往出版之路	127
釀金	128
经费等	131
出版不平衡	133
印刷工人	134
元代的藏书情况	136
明初的藏书情况	138
刻本三成,抄本七成	139
第十三章 冬季的结束	143



《史记》的再刊	143
风气的转变	144
正德前后	146
刻书、印书	148
江南的都市	150
生员	151
举业书	153
第十四章 书籍世界的新纪元	157
书船	157
书肆的活动	159
江南的营利出版	160
明末的书肆和书商	163
藏书状况	165
儒和商	167
盗版问题	171
面对“版权”成立	172
第十五章 书价的周围	178
一般新刊书的价格	178
商人和书籍	181
绣像小说、画谱、印谱等	183
俗之雅	186
古版	188
第十六章 知之去向	193
内向主义	193
圣人之学	194
心学之横流	196
知识	198
经学与治世	200
出版兴隆是幸事吗?	202
第十七章 非正统、非正统论与出版	207
读诸子之说	207
墨子	2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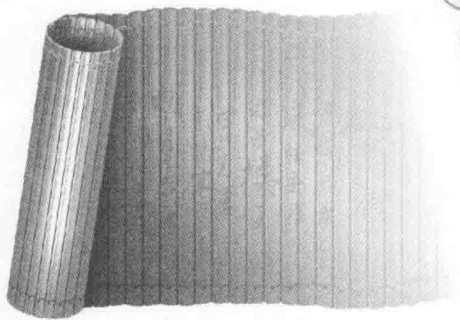


《汉书·艺文志》	211
风气之形成	213
秦始皇	215
第十八章 关于对出版的利用	220
批判·批评	220
非“学者”的“著作”	223
生员“作家”	224
著述业者	227
俗之自我主张	229
对通俗文学的认知	231
后记	236
图片出处一览	241
译后记	243



中国出版文化史

前编



第一章 书籍的成立

书籍的定义

如今，“书”充斥着我们周围的世界。“书”在汉语当中确实有木版图书及原著之意，故也在此称作“书”。虽然平常也使用书物或是书、书籍这种相对来说肯定的称呼，但“书”和“书籍”究竟应该如何定义？遍查案头几部国语辞典，大致不过是用书、书物或书籍等词互相解释，其中一种解释说“图书”即是“将手写的文章印刷装订成一册的东西”。“图书”的概念尽管宽泛，但仍有解释的必要。没有文字的图画书、信和装订成册的公文等一般都属于“书”的范畴。

笔者带着这个疑问翻阅了中国最大的综合性辞典——《辞海》。《辞海》将“图书”解释为“在一定的载体上用文字、图像及其他符号记录知识、表达思想并装订成册的著作或出版物”。这个定义很有说服力，尤其是“著作”一词的使用是难以忽略的。著作是被有意识地编著而成的出版物。它的读者不仅仅是个人，而且是大众。作为书籍成立的重要条件，木竹片、布帛、纸等一定的材料及卷册的形态可以说正是来自这个一般性的要求。

书籍应该出现在作者和读者产生之后，出现在学问或思想需要以书籍作为媒介在社会中流传的需求产生之后。那么，学问或思想又是何时开始流传的呢？18世纪的学者汪中认为：

古之为学士者（官师之是），但教之以其事，其所诵者“诗”、“书”而已，其他典籍，则皆官府藏而世守之，民间无有也。苟非其官，亦无有也。其所谓士者，非王侯公卿大夫之子，则一命之士，外此则乡学小学而已。自辟雍之制无闻，太史之官失守，于是布衣有授业之徒，草野多载笔之士，教学之官，记载之职，不在上而在下。及其衰也，诸子各以其学鸣，而先王之道荒矣。^[1]

作为近代以前的学者，汪中有的是尚古思想，缺乏的是“进化”和“发